

马来亚情人

· 王莹传 ·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王莹
一九三四年摄于去日本的前夕



王莹一九六〇年在香山家中
写作



王莹一九四三年在贝满女子

大学



王莹摄于青年时代



王莹同志之墓

一九一五——一九七四

漫漫野山脚下你玉洁
你未到时我已老　　漫漫野山脚下你
尚未在树下坐　　未见你时我已老
你　　未见你时我已老
更还想见你　　你玉洁如玉的
小径　　你未见你时我已老
你想看我的　　我们也有那一颗
阿姨玉容　　你玉洁如玉的心
童心　　你未见你时我已老
你未见我时我已老
你未见我时我已老
你未见我时我已老

王莹
一九三〇年在《少奶奶的扇子》中

扮演女主角



王莹在马来亚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为此徐悲鸿大师赠画并题款为“人人敬慕之女仕王莹”



在《塞上风云》中扮演女主角 ▲

的夫人合影

一九五四年王莹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王莹一九五一年与美国著名作家
赛珍珠夫妇合影



目 录

- 第一章 宝姑** (1)
 宝姑——两种影响——晶莹的
 泪珠——父亲——手心朝外的
 继母——品格：丁——《青儿
 落难记》
- 第二章 “我也被推下到那几千年的古井里
去”** (14)
 五千元——碰上一只母九头鸟
 ——未婚夫——女师——父亲
 破产——死——“蚂蚁虽小，
 尚且贪生”
- 第三章 “山穷水尽，我挺身转向别条路”** (31)
 想入“飞飞”——外婆和舅母
 ——第一次逃跑——外婆的计
 划——第二次逃跑——舅母的
 安排

第四章 转折点 (44)

教会女子中学——学潮——
《豪绅家的丫头》——马日事
变——离别

第五章 初踏上海滩 (56)

逃奔——女先生——济难会里
三姊妹——给何键的公开信
——《少奶奶的扇子》

第六章 “戏剧就是生命” (67)

进艺术剧社——第一次公演
——第二次公演——走向民众
的一步——抄封——欣喜

第七章 女主角 (84)

进明星影片公司——《女性的
呐喊》——女主角的自我批判
——《铁板红泪录》

第八章 王莹型 (96)

斗室沙龙——老白俄女人——
不放弃的追求——“将来型”
——《同仇》

第九章 跳出黑暗的电影圈..... (111)

舞台二杰——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春雨——三月八日东渡

第十章 岛国羁居..... (123)

人格不可屈——快板式的节奏
——秋田雨雀先生——乡愁
——应史东山之邀

第十一章 时代的小姐..... (141)

《自由神》——华尔敦案件——
业余剧人协会——金山小传

第十二章 《赛金花》..... (156)

四十年代剧社——“隔江犹唱后庭花”——洪深说戏——轰动沪上——“痰盂事件”——苦闷

第十三章 救亡演剧二队..... (168)

《保卫芦沟桥》——新舞台
——在第二个“玛德里”——
南京初会

第十四章 “荷根” (180)

谢和赓其人——战区再会——

‘放下你的鞭子’——戎马倥偬
偬偬的爱情——“送样东西给我”

第十五章 人人敬慕之女杰 (198)

“特殊津贴”——郑和的船队
——“中国的土匪”——郁达夫看戏——悲鸿客星洲

第十六章 马来亚情人 (213)

新中国剧团——司徒乔作画
——足踏“全马”——“马来
亚情人”——偷渡零丁洋——
南洋之别

第十七章 去，开辟第二战场 (231)

“吹皱一池春水”——“孙中山”的性格——“我对你有信心”——红岩村话别——等我们回来

第十八章 别后 (250)

从重庆到纽约——自由女神

——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
——史沫特莱女士——赛珍珠
女士——在福特汽车工厂演讲
——介绍入学——白宫演出

第十九章 “马上回国！” (279)

『纽约新报』社论——三道金牌——“四十五点建议”——
迟迟的婚礼——烦恼——旅费问题

第二十章 两种美国人 (296)

麦卡锡移民律——不入美国籍
——“卡尔生案件”——“中国通”费立民——爱斯勒律师
——十月十日“玛丽皇后号”

第二十一章 逮捕谢和赓 (323)

明审暗查——诱捕——逃回家
来告别——中国方式的谢意
——午夜新闻

第二十二章 不准保释 (341)

“不准！”——一件墨绿呢袍
——探监——“不上诉”——

至深友情——二百金——与花
儿告别

第二十三章 自由女神像下的哀离思岛 (363)

中国囚徒——女犯——延期审
讯——联名保释——宣判——
移民局的阴谋

第二十四章 驱逐出境…………… (385)

关闭哀离思岛——解押纽约西
街监狱——两地监禁——外切
斯特县监狱——保释——驱逐
——“威尔逊总统号”

第二十五章 “我们回来了！”…… (415)

这不是梦——梦，不是真的
——握手要轻——在董老家聚
会

第二十六章 “我本将心托明月”…… (431)

明星“登台”——江青的邀请
——糖炒栗子——谢和赓的
“将军”

第二十七章 香山蛰居…………… (444)

电告速归——归田园居——董
必武夫人——香山之会——老
舍赠诗——明净的夜

第二十八章 “罪”与“罚” (466)

运动开始——江青说：“王莹
坏得很！”——抄家——谁抄
袭《论持久战》？——又是
“中南海问题”

第二十九章 王莹之死..... (482)

天亮以前——七月一日早晨阴
雨连绵——6742

第三十章 生没有儿女，死没有墓碑... (492)

石头标记——老谢疯了——在
中国“再见”——再谈《赛金
花》——墓志铭——“完璧归
赵”——香山之魂

后 记..... (504)

·第一章·

宝 姑

宝姑——两种影响——
晶莹的泪珠——父亲
——手心朝外的继母
——品格：丁——《青
儿落难记》

“恭喜，恭喜，府上添了一位千金喽！”

这是1915年旧历2月17日（阳历3月8日）。在只愿生男不生女的当时，全家听说“千金”两个字，并没有人皱眉头，表示失望，也没有谁说过一句冷淡或惋惜的话。这孩子和她母亲安安稳稳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屋里的气氛也是喜洋洋的。

这位千金就是后来的王莹。她的父亲叫喻友仁，当时给她起名叫喻志华。

那宝姑呢？

在她初识事的时候，常听祖母和邻居们闲谈，说喻家旁的不缺，就是缺姑娘。从她太祖一

代起，一代，两代，三代，到她大大（父亲）——四代，都是兄弟，没有姊妹。而今，到了她这代，头胎出世，就是姑娘，五代中头一个，爹爹（皖南称祖父为爹爹）又希罕又高兴，就又给她起了个小名“宝姑”。

祖母一面说话，一面把眼睛从她那白铜老花镜里对她瞄，邻居们，特别是那些大娘大嫂，也都带着羡慕的眼神朝她看。谁不知道婚前是姑娘，嫁出为媳妇的痛苦，心想这姑娘怕是摊上好福分了。她的童年也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平安地度过的。

她刚刚懂得一点世事的时候，祖母就开始教给她自己小时候听过学过的东西，一个女人家的本分。祖母对她说：“姑娘家可比不得儿子家，在家的时候，哪怕再金贵些，日久长大了，到了人家去，那就身不由己哪。在家要不学规矩，一旦到了人家，就要有罪受哪。”

“姑娘家，凡事都要有个样，要坐有坐样，站有站样，吃有吃样。要‘食不言，寝不语’。儿子家可以吃饭如‘虎’，姑娘家就要吃饭如‘数’。儿子家可以‘打拳踢腿’，‘抛砖弄瓦’，姑娘家就要文文雅雅，恬静端庄。儿子家长大，可以在外头‘沾花又惹草’，人家不讲半句闲话；姑娘家长大，脚还没出大门，笑声还没出堂屋，

马上闲话就飞上了天！——所以呀，古人讲：姑娘家要以品德为上，容貌还在其次！要文能绣花刺朵，武能洗衣烧饭，日后到了人家去，才不致给公婆难倒，才不致受妯娌跟小姑子欺，才不致挨丈夫的打，受丈夫的气。”

和她祖母一样的人都这样自认卑下，她们奉律守法，维护着自己的传统，如同维护着自己脖颈上的锁链。在这传统上，慢慢地，一代一代地、沉淀下历史的惰性，象一个巨大的根块埋在深深的地下，任凭雨淋日晒，也不能将它松动。一代人，被这传统摧残，又去摧残下一代人。我们的这位宝姑，被视为父母及全家的掌上明珠，也一样被这传统笼罩着，在她涉世未深的时候，先就被这传统淹没了。

宝姑父母亲都曾进过洋学堂，父亲民国初年毕业于武昌教会设立的文华大学，母亲在汉口教会中学毕业，在中学和小学教音乐。家庭环境使她不知不觉中又受了另一种教育。母亲和叔父都酷爱音乐和戏剧，叔父早年演过文明戏（话剧的前身），这些对她日后艺术上的长进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她三、四岁起，母亲便常常带她到中学（母亲教音乐的地方）和圣公会教堂教宝姑唱歌和弹琴，每周礼拜时，母亲在教堂弹风琴或钢琴，她总是坐在母亲身边或附近，聆听着庄严的耶稣圣歌，慢慢地陶冶了性情；她自己日后也

说，教堂里的气氛，对她的性格有很大影响，后来，她在十六岁便成了一名少年共产党员，但她一直具有沉静、温柔、和平和严肃的性格。

宝姑除了跟随父母去教堂做礼拜，听宗教音乐外，再就是极愿意听各地流窜的盲艺人的演奏。旧社会盲艺人的地位和处境与乞丐无异，稍有钱的人家请他们到院子里演奏时，都直呼领班人的姓名，或老远叫道：“那边瞎子，过来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们也都跟着喊：“叫瞎子来唱”，“叫瞎子来唱”……瞎子呢，就点着杖，趔趄趄地寻声而去。每当听见又有盲艺人在街头或到哪家去唱时，宝姑总是要家人带着或自己奔去听。那朴素的、凄楚动人的歌声，传达了流浪人的痛苦、孤独、心中的黑暗，也把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表现了出来，这歌声契合了宝姑的天性，也在她心中埋下了一张张无形、美丽的乐谱。她一边学他们唱，也一边感觉到，体验着世事的艰辛。每听两、三次后，便能自己唱出来，有时祖母也感到吃惊，说：“才这一会儿，就又学了一个，呵？”宝姑便得意地把两根羊角辫一晃，答道：“嗳！奶奶你听我唱一遍，我还会了一个。”有趣的是，不但她唱给大人听，周围小朋友听，而且她还唱给盲艺人听。不知那些盲艺人听了她唱，感到过些许的温暖和安慰没有。渐渐地，她和盲艺人也混熟了，盲艺人一听

见她的呼喊和歌声，便辨别得出是“宝姑的声音”。虽然他们看不见，但歌声在他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姑的形象。尽管他们穿得破烂、肮脏，宝姑也从未嫌弃过他们，相反，她的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在这时被启动和萌生了。王莹是一个极知恩惠的人，一直到她在海外成名以后，她还常常怀念着这些穷苦的盲艺人，他們为了生计而传播了艺术。王莹对史沫特莱、赛珍珠、冀朝鼎、林语堂、胡适、赵元任等一些朋友说：“我在歌唱和其他艺术上的一点一滴成就，都使我忘不了芜湖、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盲艺人的教诲，也忘不了我母亲和叔父的心血……”

宝姑长到七岁那年，父亲在南京亚细亚洋行谋到了个位置，不再教书了。于是她和母亲一同被接到南京，那时父母都还不到三十岁，结婚八年第一次建立了小家庭，这原是她母亲最大的愿望，家人团聚一起，不再分离，哪怕日子再艰苦，整天喝稀粥，住茅草房，也心满意足。可是这个小家庭仅仅维持了三年。

在南京的三年，父亲的职位一次次升迁，到第三年，升了分行的副经理，而母亲的胃病却不见好，一年坏似一年，终于在宝姑十岁那年去世了。

那时，她还不能认识生命终了的那个字，也